



## 兰花草

□王静

花萼,顶出山泥。干而硬的冻土上,绿近墨的兰叶丛中,露出一小嫩绿。米粒大,未成花萼的嫩绿像刚来到人间的娃娃先钻出尖尖角,又羞答答地躲藏于背阳深绿的兰叶间。这点嫩绿是花苞还是叶芽?而我,当然祈盼它是个花苞。要知道,我差不多一日看三回,祈盼它的花苞,祈盼它的绽放。

那年的冬日,与可君午后散步。冬阳淡淡,小街少人。一挑担男人轻声地吆喝着卖花。两人驻足各买一株富贵竹,我看担子一头的竹篮里斜卧的草兰,从从的墨绿叶片间有浅浅的花萼。“是草兰吧,会开花吗?”“四明山草兰,会开花,喷喷香!”孰知,兰荻归土后的那盆草兰,不再见花萼。一年又一年,我几乎忘记那年的花样。

这次草兰果然没有辜负我的所望,长成吸管似的花萼。花萼有八朵花,一天开两朵,早一朵晚一朵;翌日又开三朵,似半夜开的……那盆草兰在寂静五个春秋后首次开放。鸚鵡绿的花瓣,玉白黄的花蕊像染了紫红花纹,似娟如绸,花形酷似每年夏秋绽放的建兰,花姿却比建兰的娇嫩些。它们是不同的品种的兰花,本质的区别,还是因季节造化所致。大凡春天的花都比夏天的花娇媚些,兰花亦是如此。花有香,淡淡的,不如建兰的浓烈。不知是香味还是什么原因,招得蚂蚁绕得花盆兜圈,不至一只,似有一列长队从荷花那边的墙脚爬向草兰。

一首歌名叫《兰花草》,然兰花不是草,草兰亦不是草,草兰只是春兰的别称。说兰不是草,实是兰的本性。不是吗,晒台的诸多盆花,绿文竹有节而蓄花,红绿梅有花而蓄叶,罗汉松有叶而蓄香,惟有草兰与建兰,有叶、有花,又有香。也许正因如此,三盆兰花是晒台所有花卉中最难养的花。不说草兰五年才开一次,就连年年开花的建兰也得小心伺候,怕它们浇水多了噎着,浇水少了干渴。每次浇水前先用竹签测试土的干湿,再决定浇或不浇,适合量多还是量少。之所以这样,全受古人养兰诀的影响,“春不出,夏不日,秋不干,冬不湿。”

朋友圈的姚先生与胡先生独钟兰花,他俩养的兰花不仅数量多,而且品种齐,当然也有名贵的,两人在圈子里颇有名气,家里皆设兰房。看过他们的兰房,深感养兰难。前者底层的院子,洞壳板搁得像层层梯田一样,顶棚的竹帘是活动的,寒冷时可拉薄膜,角落的水缸接天水,乃是兰花的专用水;后者的兰房有半个客厅连阳台那么大,上有喷雾龙头,下有通风装置。所谓兰房,旨在保证养兰空间的恒温保湿,符合兰花的生长习性。

栽培兰花大多有专用的兰花泥,施肥也是兰花的专用肥。我的兰花管理经宁淡不浓,宁少不多,兰花倒平安无碍,但少见开花。后得本家师傅浇淘米水的诀窍,三盆兰花彻底改观。春天,草兰开了花;夏天,两盆建兰的花萼如雨后春笋,小盆抽了八枚花萼,大盆竟抽二十枚之多,往年最多也不过四五枚。看着渐长渐大的花萼,遐想开花时光的幽香与繁荣,压根没想到红蜘蛛会与我一样的兴奋。不知红蜘蛛从哪来,钻入花苞基部的蜜腺,还没等花萼展现每一朵花的芳姿,以几何数繁殖的小虫几乎吸干花朵的蜜汁,于是花容失色,黯淡无光……被虫害吞噬严重的花萼慢慢地枯萎。不得不采用丢卒保车战术,剪下虫害枯萎的花萼,一天两枚,一天三枚,一天四五枚……仅四五天的时间,一盆花萼除一枚绽放几朵花姿外,全部枯干,不得不被剪除。呜呼,两盆建兰好像历经了一场盛极必衰的浩劫。

## 那一畦菜绿

□周青

几年前,偶尔有事去一个偏僻的小村。天正飘着毛毛细雨,因为小路狭窄又交错,只好把车停在大路旁,撑起伞步行进村。斑驳的水泥路面坑坑洼洼,不小心还会踩到一些在农村随处可见的鸡鸭的杰作。小村房屋七零八落,墙壁经长期的风吹雨淋已是色彩斑驳,而且都是一律的冷色调,那么夸张而又冷冷地张扬着。虽然屋旁也不乏有一些花坛,但因为冬天,那些没人修剪打理的枯枝败叶早已剥夺了那一丝丝勃勃欲动的生气,整个小村让人感觉不到一丝一毫的美感。

原本以为这样偏僻的小村会有一种江南水乡特有的神韵,可惜,这里什么都没有,有的是破败,是单调,是灰色,是沉闷,是死寂。

只是因为还没有到达目的地,只好一路埋怨一路后悔一路前行。

拐过一个弯,忽然眼前一亮,那是一抹鲜绿的色彩,那么突兀那么鲜明那么招摇地出现在我的眼前。在石灰涂抹却有部分脱落的斑驳的墙壁边,在简易的石砌的狭长的长方形花坛里,是一畦鲜为人知的寂寞的菜绿。那是即使在寒冷的冬季也能快乐生长的小青菜,在不足五平方米的不是很肥沃的土地里密密油油地绿着。菜看不出是否收割过,只觉得密密麻麻地挤占了整个花坛,却很自然地分出了三个层次:有大一点的,颜色呈深绿状,或许是

几个月前种下的,它们挤着挨着很热闹地抢占着生存的空间;有中等一些的,色彩稍淡一些,或许是一个月前种下的,它们尽量挺直身子在接受雨水的滋润;也有一些很小很嫩的,大概种于一周前吧,刚刚好奇地探出头来,密密地平铺着,仿佛鲜绿的地毯。细雨轻轻飘飘地从空中洒落下来,小心地轻吻着这些可爱的绿色生命,那从屋檐经水管流泻下来而汇聚成的水流欢快地滋润着这一方有着生命涌动的绿色土地。花坛的上空弥漫着一股清新的空气,让人的心情随之愉悦。随之之旅程也因此显得轻松而惬意。

那一方土地、那一畦菜绿,就这样定格在我的脑海里。

原来风景也需要营造。猜想主人肯定是一个很有生活情趣的人。在繁忙生活的空隙里,用心地给这灰色的一片抹上靓丽温馨的一笔,不仅给了生活以滋润,更给了心情以愉悦。想象着大雪纷飞、寒风凛冽、菜价上涨的时候,拔几棵青菜,简单地一洗,把一株株几分钟前还活灵活现的青菜放入自制的火锅料里,要多新鲜就有多新鲜,要多环保就有多环保。一家人围着热气腾腾的火锅有说有笑,虽无山珍海味,只几棵青菜,但这已足矣,热乎乎的感觉一直会从嘴里蔓延到心里。

自那以后,当我有意识地去留心去关注的时候,我发现生活中不乏这样那样蕴涵生活情趣的风景。

曾看到,在一个不知名的小区里,几棵枝繁叶茂的大树见证着小区的古老,在大树的根部,有一块不足一平方米的正方形的土地裸露着,几棵小青菜、几根细长的葱,就这样被安家落户在这里。是有人在营造着一种简单的风景、一份简单的心情。

也曾看到,在有防盗窗围着的阳台上,几只废弃的搪瓷脸盆,几抔不是很肥沃的泥土,也是几棵菜、几根葱,给单调的阳台增添了几分绿意。

曾试着找来一只白色的泡沫塑料箱,从老家运来一些泥土,安放在有阳光光顾的角落。从蔬菜种子店挑选了一些易种易活而且种植期比较长的种子,小心地把种子均匀地撒在珍贵的泥土里。于是每天一有空就去看,常常为种子的发芽而惊呼,为它们的长大而欣喜,也为它们的中途枯萎而叹息。抱着试一试的态度,居然也尝到了收获的喜悦。今年暑假,撒下了一些空心菜的种子,没想到割了一茬还有一茬。每次新鲜的菜叶一下油锅,马上就有绿色的水分渗出,随之就会有一股诱人的香味飘飘缈缈地触及你的味觉,让你产生一种菜还未起锅就想一筷子送进嘴里的感觉。

其实生活有时真的需要简单的创意。一方能够承载泥土的狭小空间,一些能够展现绿意的弱小生命,一份能够体味生活的恬淡情趣,就可以把平淡的生活嚼得有滋有味。